



意外的惊喜



○范江公 著

汽车开了半个多小时,到了一处不高的山坡下。三人上了山坡,杜伟停下脚步:“这边看着怎么样?”

宋红鹭开口就否定:“阴宅跟阳宅一样,也有凶吉之分,如果有谁把坟墓选择建在这里的话,那他的子孙后代可要倒大霉了。”

杜伟失声道:“是吗?”

“没错!如果这一带能挖出有价值的古墓,你就剜了我的眼睛!”

到这时,宋红鹭对杜伟产生了怀疑:不是说他是一个很有心得的盗墓行家吗,怎么对看穴位一点也不懂呢?

一时,三人都哑声。片刻,武学义说:“我们走吧。”三人上了车,杜伟开车。

不一会儿,车子发生了故障,杜伟便停车检修,武学义动手相帮。宋红鹭下了车,钻进路旁的一处松树林里方便。

片刻,正在修车的杜伟、武学义听见宋红鹭在树林里的惊叫声,两人以为他碰上了野猪,一人抄了根撬棒,另一人从怀里拔出匕首,快步朝林子里奔去。穿过林子,只见宋红鹭在一棵松树下大叫着:“你们快来!”

武学义见他没事,松了一口气:“什么事?大惊小怪的!”

原来,宋红鹭方便后,信步朝林子的另一边走去,打量四周,发现这是一处偏僻的山坳,三面环山,形同一把椅子;正面朝南,前方还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大河横向流过。看着,他不觉心里一动,自言自语道:“不必再转了,这儿就是一处风水宝地啦!”

当下,宋红鹭对武、杜两人指点着说了说。话音未落,武学义开怀大

笑,杜伟原本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的,闻言一跃而起,用看外星人一样的目光对着宋红鹭浑身上下打量:“小老弟,你果然名不虚传,行啊!”然后,他大笑:“老武,你给他摊牌吧。”

原来,杜伟并不是什么大款,而是一个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穷汉。入狱前,他在一家国有工厂的保卫科工作,因偷厂里的铜块、铝锭去卖,被判了11年。

杜伟认为自己在狱里最大的收获是结交了一个被判了20年刑的盗墓贼。闲时,那人常给杜伟聊盗墓的事情,每每听得他双目生光,心里暗暗决定自己获释后一定要去盗墓。在监狱的最后一年,杜伟就不时向老汉讨教盗墓经验。

杜伟出狱时,是铁哥们儿武学义开车去接的。接风宴上,两人不约而同说到了盗墓,当下一拍即合,决定一起盗墓。

虽然狱中那个盗墓贼老汉向杜伟传授了自己的心得,但杜伟对定位却没有把握。

杜伟的那个狱中师傅是陕西人,他传授给杜伟的定穴位的经验都是北方的,而杜伟和武学义想在皖南这边试手,两地相隔甚远,所谓“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”,古代的墓葬习俗也是有所不同的,杜伟就觉得没有把握。

他先试着在宣城这边寻找古墓,跑了一个月,发现了三处疑似古墓,就是刚才他让宋红鹭看过后都被否定了。这时,他佩服宋红鹭了,别看这小子年纪不大,白面书生一个,非常了得,一下子就发现了一处好风水……

武学义说到这里的时候,宋红鹭已经起了兴致,当场用罗盘测、尺子量地折腾了一番后,指出了地下古墓的具体位置,说:“杜哥你回头拿把洛阳铲过来,以这个位置为中心,在方圆七八米之内往下探探看,墓室八九不离十就在脚下。”

工具就在车上,杜伟立马奔到停车处去取,除了洛阳铲,还有另一样工具。这件工具是现代产品,名称叫什么不清楚,盗墓圈内称其为“条子”。“条子”是与洛阳铲合用的:把“条子”插进洛阳铲打出的洞孔,看其钻头上带着的是什么,如果是砖头或者灰泥凝固物,那就是墓圈了;也有直接钻上棺木的,钻头上就会附着有木屑,通过木屑能够判断棺材的木质,从而断定墓主死时是何等身份,推断墓葬丰厚与否。

孩子需要理解



我到私立学校上课,第一次见到孟松,这个孩子给我留下了“玩世不恭”的印象。

他的个子很高,1.92米,很魁梧,走路时习惯晃着宽阔的肩膀。站在老师面前,像一堵墙似的。从老师身边经过,他看着老师,晃晃脑袋,很少会说上一句:“老师好!”

上课时,他在最后面的座位上侧身坐着,翘着二郎腿,脑袋抵着墙,似听非听的样子。喊他起来回答问题,他懒懒地站起身:“我不会——”最后一个字音有意拖得很长。找老师询问不懂的问题,他不会毕恭毕敬,而是尽量摆出成人的架势,似乎所有老师都是“哥们儿”。往外走时,他习惯性地耸耸肩膀,慢条斯理地说:“啊——原来是这样。好啦,我知道了。”后面没有“谢谢”。

有天下课收作文,孟松又不能按时交。我要求他给我一个正当理由,他又拖长音调说:“我不会——”我稍作停顿,盯着他说:“能不能回到你的年龄上?这个世界对不起你了吗?干吗做出玩世不恭的样子?”

“是吗,从哪能看出来?”他就那么随意地在讲台站着,晃动着右腿,嘴角带着笑,低头看着我——我站在讲台上,他还是比我高出一大截儿。

我带着嘲讽的笑,摇摇头,紧紧盯着他的眼睛,说话很干脆:“其实,你越摆出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,越说明你心里有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。你再用力表现出自己有力量,你也还是个孩子。”

他的嘴角有些不自在地抖动。我说:“有时间,咱们唠唠吧。”他很痛快地回答:“好!”那天下午,我们站到了教学楼的天台上。天台对面是浩瀚的大海,我们面对大海,开始了对话。我说:“孟松,老师猜,你在成长中遇到过一些事,这些事使你对周围的许多人和事都有敌意,是不是?否则,你不必作出这种似乎看破红尘的姿态。”他转过身去,背对着我,沉默着。我也不说话,我在等着他开口。半晌,他转过身来,一收先前吊儿郎当的神情,声音低沉:“老师,你是第一个看透我的人。告诉你,咱班所有的同学,包括其他所有的老师,都不知道我内心是怎么想的……你别看我才十八岁,可是那些大人们没经历过的事,我都经历了;那些连大人都经受不了的事,我却经受了。所以,我有蔑视一切的资本……”听着他的诉说,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。



○作者 钟琴

孟松的经历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来说,确实充满了苦痛和不幸。孟松的父亲是来大陆投资的台商,与打工的孟松的母亲未婚生下两个男孩儿后,便一去不复返。孟松从记事起,就没见过爸爸,不知道自己的爸爸长得什么样。为了养活孟松和弟弟,母亲通过劳务输出,到境外做了殡仪馆的整容师。孟松和弟弟被送到私立寄宿学校。

在大连,他们没有任何亲戚,又怕回妈妈的山东老家后遭街坊非议。所以,从很小开始,小哥俩身边就没有其他亲人。孟松不但要自己管自己,还要负起照顾弟弟的责任。母亲按月把钱汇到国内来,然后由他安排自己和弟弟的生活。

没有父母的日子里,兄弟俩的生活非常凄凉,弟弟常常会半夜爬起来钻到哥哥的被窝里,说自己害怕。内心里,孟松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。一方面,他痛恨那个不负责任、抛弃了他们母子的男人;另一方面,他又渴望见到亲生父亲。

高一那年,当从妈妈那里知道父亲要来大陆时,他激动不已。他决心要给久未谋面的爸爸留下好印象,开始拼命减肥。原来,我现在所见到的孟松和之前的不一样。因为没有父母管束,他曾经好长时间不修边幅,非常邋遢,饮食失节,体重200斤以上。在等待父亲的那些日子里,他变得勤快起来,理发、洗脸,干干净净,衣着得体。他暗自在内心里渴望着父亲接纳自己,渴望着亲情的回归。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★

买车看车,上洛阳网汽车频道,信息真实,最具参考价值